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九

靖康中帙四

起靖康元年正月八日甲戌盡十日丙午

八日甲戌鄭望之與金人吳孝民來

上御崇政殿引見差知樞密院事李梲借工部侍郎鄭望之爲計議使副再使於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軍前

鄭望之奉使錄曰八日同二使人到崇政殿門外幕次上御延和殿望之世則先引見具奏孝民所說及折他之語孝民似不悅今引見孝民等若有所說乞未可遽荅上行過崇政殿方引班孝民等陛殿跪奏

皇子郎君截得赦書之意今來議和皇子郎君要一大臣過去上卽云李梲與鄭望之過去班退引孝民卻到廊下幕次孝民便要催促出門望之云雖是李樞密同過去緣未曾得使旨且到都亭驛同太師等早食罷與李樞密再對了方可出門尋同梲再對上云若及割地卽爲許歲幣增三五百萬不妨望之奏云三五百萬不爲不多然國家常賦外只茶鹽錢歲收二千五百萬若無他費辦集有餘次論及犒軍金銀可許銀三五百萬兩又命梲押賜金一萬兩及酒果與斡離不（改作斡里雅）孝民屢前逼出城緣伺候賜金酒果所以逗留上馬時日落多時出萬勝門約一二里間日已昏比至斡離不（改作斡里雅）布但訝國家違盟納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瑴殺金賊（刪此三字）之詔如此三五事都不及和議乃云夜晚俟來日相見梲云有皇帝賜到金一萬兩及酒果乃云令吳孝民交割來（上件斡離不語俱是譯出後問得是王汭。注斡離不改作斡里雅布）是夜宿斡離不（改作斡里雅）布帳生監纔到幕次蕭三寶奴（改作三寶努）耶律忠張愿恭三人過位來首說及張瑴等事緣此金國舉兵既入界聞上皇禪位聖上登極皇子郎君意便回只訝南朝不遣使人來求和望之云朝廷已遣給

事中李鄴去不知甚處逢大金人馬更不曾得消息
鄴係上皇末禪位前遣去三寶奴改作三寶努云李給事卻是上皇遣
來皇子郎君道不知他今上旨意如何望之云主上
卽位十餘日上皇南幸朝廷倉卒未及遣使而人馬
已及城下望之又云女眞本一小國初以刪本一至此六字
人馬强盛之勢刪此二字盡滅契丹終能以禮義與中國
奴改作三寶努云皇子郎君意亦如此但自入界不見遣
使來制腳不定到此間今來和議無慮不了但南朝



多失信須要一親王往大金爲質古亦有此事望之
又云古人有之如燕太子丹質於秦是也然太師豈
不知周鄭交質卒至交惡果爲大計質亦何恤若將
他親王過去萬一感風露之疾不起以人情言之在
貴朝亦不得不悔不成更要一親王去也此事無益
於貴朝恐不須商量三寶奴改作三寶努微笑又云北朝
以人馬到處爲界今已到汴然皇子郎君只要以河
爲界望之云朝廷自來祇倚道與金國講好以燕山
爲藩籬內郡及都城不爲戰守備不意燕山失守主
上嗣位未旬日間正是做手腳不迭亦非事力單弱

若皇子郎君能以中國爲重結爲鄰好足以光輝史
冊必欲以河爲界此乃恃强有所邀求耳且南朝得
北朝地守不得如朝廷守燕山是也歸朝官往往先
敍北朝得南朝地亦恐難守蓋人情向背不同豈肯
一向甯帖不若多增歲幣此事卻可商量三寶奴改作三寶努云南朝得北朝地固不能守北朝得南朝地豈
守不得古人有守得者望之云耶律德光到汴京不
及一月如何謂之守得三寶奴改作三寶努云有守得底
望之云北邊種落得中原地無如拓跋魏然自拓跋
南侵改爲元魏已百有餘年當時所立君長猶中國
之人也用中國之禮樂中國之法度中國之衣服故
中國之人亦安之今大金豈可以拓跋魏爲比又微
笑云舊日三關也屬北朝來望之云國家財賦各有
轉運使總領獨河北羅便司蓋河北緣邊州郡多是
塘濼地無出故朝廷支降錢本羅便司和糴斛斗以
給諸邊太師若論三關地政是塘濼地所在不若問
朝廷多增歲幣又無水旱之虞豈不永遠太師更熟
慮卽在長遠三寶奴改作三寶努云樞密侍郎們各自盡
忠盡節爲國家說得甚是但許多人馬遠來不成只
恁空去也大金人馬不似南朝健兒逐月有請受望

之云若是講和卻存舊好所有金改作全軍朝廷須是犒勞不知有多少軍三寶奴改作三寶努云河東國相二十萬皇子郎君一頭項三十萬如今講和便遣人去止河東軍此事朝廷不要遲疑早了便宜這裡許多軍住久是壞了你家人民田種望之云昨日面得處分若說犒軍可許銀三五百萬兩此數亦不易出也三寶奴改作三寶努云金人去家有六七千里動經一二年須是逐人得兩錠銀一錠金方得望之云太師開許大口又似以河爲界好難商量張愿恭云說道東京人家富庶家家便設一錠金今來須官中民間盡



底將來贖取性命望之云此非是講和之語意在強取物耳請太師問歸朝官按月請受尙有拖延不足之時那裏得許多金銀若謂民間富庶緣京師四方客旅買賣多遂號富庶人家有錢本多是停壅解質舟船往來興販豈肯閒著錢買金在家頓放三寶奴改作三寶努等意甚不悅乃云來日皇子郎君相見時樞密侍郎莫要如此底死爭恐壞他兩朝和好事也傳信錄曰是日孝民陛殿跪奏所以舉兵犯改作入中國之由指陳太上之失路上得赦書之意今來議和乞遣大臣一人過去軍前議所以和者上顧宰執未

有對李綱前曰臣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
李梲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李綱請所以不遣之
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綱對曰今虜（改作敵）氣方銳
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
國之勢遂安不然患禍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
懼李梲柔懦而誤事也因爲上反覆具道所以不可
割地及過許金帛之說以金人夷狄之性貪婪（金人至此八字改作敵本）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爲之謀必且張大
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爲之動措置合
宜彼當戢斂而退如朝廷震懼所求一切與之彼知
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先定然後能應安危
之機願陛下審之上以爲然
斡離不（改作斡里雅布）移寨過萬勝門移牒朝廷
牒云昔我大聖皇帝以契丹之主納叛人阿鶻產（改作古）
大王不行交還又多無道應天順民起兵弔伐自
齊後不忍覆滅欲與通好終不聽從直至亡國方始投
降尚猶釋罪特加王爵又燕京留守秦晉王耶律紀
遼陽渤海高永昌奚蕭良等各賜本部土地仍以世
爵例俱執迷竟取滅亡夏國王李乾順達打（改作韃靼）毛
合尖（改作摩古）並助亡遼犯我行陣未鼓而破爲能改

過各復舊居分裂契丹邊土以濟其地趙宋前帝航海遣使請復幽燕舊疆當此之時分日約誓同力收取爾來竟無接應形迹一旦天兵倏至不血一刃舉土向風蓋自契丹二百餘年遠近無敢回顧爰念從初結好姑務懽和即時割與恩義非輕著定誓書多納逃人子孫不紹社稷傾危曾未踰月棄德背恩手詔逆賊張瑴肆害我執政大臣邀我百官更易姓名公然任使崴交金帛並不如期及正旦使賀允中御前奏達傳語二字指越舊例深淺輕易其於本國窮奢極侈上下相蒙閹豎擅權造作奇巧尅取民間財



玩至有室家懸罄人曷聊生往往弊源萬莫言一我今皇帝審是數端亦忘盟失道上符天心爰赫斯怒大舉天師數路並進理當問罪面奉聖旨如趙皇能悔過再乞懽盟仰就便酌中施行當司領大軍取幽燕一路自入貴境謂必遣使齎來御筆改削前非縱橫待命不至深入豈期直至邯鄲纔有人使李鄴等卻只將到三省樞密院所奉聖旨文牒又言歸罪朝廷全無當理泊求的意方言前主自省愆尤不敢支吾大變已至傳禪兩項歸著全是不同難爲准言緣來人使不能騎馬事致淹留兼恐途次別有錯失迺先

摘令從軍孛堇改作
貝勒吳孝民持白劄子專去聞奏路
次及城門首遮堵早不放入今及城下猶未遣還今
上少年因亂登極詳度軍國社稷子孫禍福未能裁
酌新任大臣例不賢明若能英斷其前朝作孽既爲
人子之罪莫大於此今可追悔往咎卑辭改去立手
筆誓書乞申舊好於義爲然今執政臣屬不念前日
當司所請事目不但拔出生靈塗炭抑宗廟血食園
陵安寢豈非幸甚苟或不然反令海內百姓肝腦塗
地鬼神乏主後嗣零落蓋臣主俱新虛負英氣不盡
遠略謀取艱難乃前朝作鬬亂之始今日成滅亡之
禍其爲大過更踰前日歷觀自古不道君臣於此爲
甚兼貴朝兵將與亡遼士馬優劣可見亡遼與本朝
士馬勝負明知卽自簽揀到舊遼契丹奚漢渤海軍
衆不少其本國大軍未足稱數且當司一路除所經
州軍幷餘路軍兵亦約定於汴京會集安置外見節
次前來未結頭尾雖不欲一一分白貴朝亦必詳悉
又自來邊方守備兵衆不能捍禦侵及國門能免斯

難未曾或有貴朝太平積有歲年止以奢侈適意人民懦脆不習騎射創初設教以不知戰之兵而拒我熟練征伐強勇之士望求可濟往昔無聞更恐淺近官司聞言當司應以堅城不下請求和好勿宜輕信緣是與大宋皇帝結好修盟痛可哀憫宗社傾覆子孫謝絕今大金皇帝正統天下高視諸邦其惟有宋不可無主然摧滅大權已入握內又爲元奉旨諭丁甯屢遣人使遂與安和惟求轉禍爲福勿有疑惑請准前文字刖遣大臣將御筆早圖萬世之利若大禍已成須至自取滅亡今後斷絕往來緣大軍遠至難以停滯卻請執定疾速見示

九日乙亥李梲等見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議事齎和議犒師割地等事目回來

是日李梲同鄭望之至軍中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嚴兵以待之見二太子二太子藉地南向坐梲望之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良久遣王汭譯云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上旨故所以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議和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千萬匹馬駝騾驢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

以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閒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悅等達朝廷悅唯唯不能措一辭而還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女子耳自是有輕朝廷之意

鄭望之奉使錄曰是日早有韓宣徽過位相揖云皇子郎君遣人去打城也望之云既是講和何言打城韓笑曰且要耀兵早食後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請相見云我遣軍去打城適已勾回望之云既是講和打城是甚意度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顧左右笑是日晚回城中問北少時而退灌死之又云講和事此自遣使人去朝廷理會兼自有書望之求見其書又云不須蓋是夜來三寶奴等已說了詳細知使人難其事故更不說及○注改作三寶努

於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處受書又出一幅不封乃是所須金銀牛馬表段等番語以帛爲表段○刪注文七字

五千萬兩牛馬萬匹表段百萬匹望之卽語三寶奴改作三寶努云必欲如此數目是無意講和國家幅員雖廣然出產金銀不過五七處歲貢有定額閒有不登其數既有歲貢卽有歲用如何有許多積蓄且如馬國家下川陝兩路以茶綵博買西南夷及西番馬歲不過一二千匹其閒又有倒死病瘸昨來郭藥師守

燕山要馬朝廷下川陝馬司應副試問藥師其馬堪
與不堪與元拋數足不足即見得城內有馬不多耕
牛盡在城外民間城中所有多是宗室國戚人家養
三兩頭牽駕座車子藥師在旁云侍郎不須如此說
且送得七八分來望之云少保雖是力屈而降上皇
恩德亦何可得忘皇子郎君以主上聖德務要講和
實宗廟社稷之福何可應付得足今若許了七八分
若不足又是失信豈不害事藥師向西退身斡離不
改作斡里雅布返顧二寶奴改作寶努等番語少頃催使人回
又出玉束帶玉篦刀子及馬一匹付三寶奴改作寶努三

獻上連催使人上馬即與三寶奴改作寶努三耶律忠王
汭等前來
秀水間居錄曰宣和間經營燕地虜改作遼將郭藥師
首來歸附既得燕山授以節鉞專付兵柄繼加檢校
師傅官賜第都城寵數無虛日藥師喜飲酒尚醞絕
品曰小槽眞珠紅者日賜一罇置驛傳送嘗至京師
召赴禁中凡寢殿奥密珍奇之物悉令縱觀眷待優
異如此金人南侵藥師率大將張令徽劉舜仁俱叛
與之合從犯闕既議和解虜酋改作敵帥須索犒軍金帛
數千萬雖極竭力不能充足虜改作金使云藥師嘗至宣

和殿見庫中金一塊數千兩者何謂不足

朝廷答移牒書

書曰契勘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歲月已深遂割燕雲恩義至厚質諸天神共著誓書使聘交馳懽盟無間止緣奸臣誤國容納叛亡歲幣愆期物貨粗惡遂令誓盟殆成空文鄰國興師職由於此重念大聖皇帝從初講好欲卜萬年事至於今雖悔何及太上皇深自尅責乃付神器纘服之始不遑康甯夙夜以思宜申舊好果承使介遠達信誠結約之詞悉似面諭自今日始傳之無窮共茀生靈永同金石緬惟英鑒必諒茲懷事目具如別幅想加照悉

事目云投拜職官人口盡行發遣大金國人馬抽回

議定更不以黃河爲界只將土地稅賦所出改添歲幣七百萬貫今來河北河東人馬抽回賞軍銀五百萬兩絹五百萬匹金五十萬兩

十日丙子李梲等與金人所遣計議使高永。舊校云高永名按金人所遣使無名張愿恭蕭三寶奴改作三寶奴改作三寶努上殿進呈斡離不改作斡里雅布復命當日引見三寶努復命書

書云承計議使李梲等齎御寶文字深悔前非再求盟好傳之無窮永同金石仰諗至誠實爲大利雖有

報復之心載惟元從大聖皇帝結好暨我今皇帝旨
諭丁甯德義寬大拯救生靈塗炭宜舒舊憤以示新
恩當開誠心與修和睦若可依從請皇弟鄆王幷太
少宰臣一員不俟踰日來赴軍前權且爲質更或不
欲施行無煩理會伏候端的
又事目云自新結好已後凡國書往復並依伯姪禮
體施行今黃河更不爲界可太原中山河間等府一
帶所有地分畫立疆至將來撥屬本朝於內城池別
有變亂貴朝應管擒制交送來示改添歲幣七百萬
貫今減五百萬貫除自來已合交送銀絹兩色外擬
只歲輸二百萬貫物貨已上並入御筆誓書鄆王權
質候過黃河便議歸還太少宰臣一員祇候交撥定
疆界亦便放還合還賞軍物帛書五監金五百萬兩
銀五千萬兩雜色表段一百萬段絹一百萬匹馬牛
騾各一萬頭匹駝一千頭
鄭望之奉使錄曰十日引見三寶奴改作三寶努就殿上
進呈書上顧敏如何敏對云事無可柰何待更商量
出到殿門宰執閣子內三寶奴改作三寶努等入使人幕
次方見所進書乃知所邀三鎮及要親王一員候軍
回日送到河要宰臣一員同往交割地界

中興遺史曰李梲等歸併燕山府路提舉常平沈琯與梲等偕來梲等具奏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要宰執親王爲質并須索金帛犒軍李綱以金人之技盡於攻西水門與酸棗矣破之甚易誓以死戰使匹馬不還策之上也梲望之謂金人勢雄盛未易可當莫若速許之不可緩也李邦彥勸不如許之上亦欲務令持重以保宗社生靈遂悉如所請詔括官司士庶金帛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九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九校勘記

上御崇政殿引見至再使於斡离不軍前此條應接上文誤另提行

不知他今上意旨如何誤作旨意　即在長達在應作是　俾不放入俾誤作早　莫能英斷莫誤作若　且前朝作孽且誤作其

卑辭改去立手筆誓書立字誤作衔　又爲元奉諭旨誤作旨諭　亦何可忘得誤作忘

靖康中帙五

起靖康元年正月十一日丁丑盡二十日丙戌

十一日丁丑李綱沈琯與執政同議於東府

南歸錄曰初十日琯見李右丞言賊改作敵騎不過五萬能戰者止萬餘人太子營不及二千藥師常勝約三千騎諸營部兵聞止有三萬餘其過河者只有大半可以邀擊李綱曰待與諸公議遂留琯幕中十一日李綱與琯同入閤門續引至後殿少頃同赴東府見樞密耿南仲李梲等琯告諸人如告李右丞說李

梲厲聲曰賢敢道金人不強若與戰能決勝負否李綱曰不須如此怕他琯曰琯忘身棄家以圖南歸蓋上欲朝廷知金人不多可以擊爾至於戰鬬事非琯所敢知須臾李邦彥已下偕來琯復告之曰城下之戰社稷之安危固不可輕舉可待其歸以重兵擁其後必有必勝之策衆不答

十四日庚辰皇弟康王少宰張邦昌使於大金軍前給事中李鄴爲計議使右武大夫高世則副之齎和議誓書送伴蕭三寶奴改作三寶努等行

朝廷和議誓書

書云契勘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欲卜萬年偶因手詔平州張瑴招納叛亡至使懽盟變爲兵革遂至大金數路興師今大聖皇帝次子郎君先及京城事至於今雖悔何及專差知樞密院事李梲等赴議軍前引過乞和正月十日迺承議計使齎到文字大開容引備諒純誠拯救生靈敦結盟好載惟恩義深劇感悰今戒攸司悉從定約太上皇與大金大聖皇帝及今皇帝義同兄弟今來國書當依契丹舊例禮從伯姪施行已許放黃河更不爲界可太原中山河間府一帶所轄縣鎮分畫疆土係自大金後比至

立了疆界屯兵已前於內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本
朝應管擒制交送至於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納若
是與三府以南州軍犬牙出入不齊去處臨時兩平
兌易應自亡遁播越之時北界流離向來併係大金
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曾到并已死外
應見在並盡數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發
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除自來合交金銀匹帛並雜
物折納決無粗惡愆期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
誓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
盡合約事件並依前立誓書施行違冀英懷永同重
誓伏惟照察謹白初虜改作金人講和要一親王爲質
朝廷議從其請上召諸王曰誰肯爲朕行康王越次
而進請行康王英明神武勇而敢爲有藝祖之風將
行密奏於上曰朝廷若有便宜無以一親王爲念既
行邦昌垂涕康王慨然曰此男子事相公不可如此
邦昌慙而止

沈琯與李綱書論金人兵虛實

沈琯短書投綱曰某自燕山拘執而南陳講和之議
意在脫歸言其軍實今天與之幸偶而歸達區區之
忠因右丞歸以上聞似可以無憾寒雖曰後時尙有

可圖者彼言國相自太原入河西自鄜延入不知二道既不能進則此猶可圖者也城下之戰固不可輕議待其回腳數路躡之使前不得還後以重兵擁之可一舉而殲之彼之難聚者兵調發半年止得如此若盡滅之數十年間未能再舉若縱之使還其禍未已彼之難得者馬前日入燕不滿萬騎得常勝馬三千匹路中所掠不下三五千匹今又以二萬匹與之不可敵也彼之所乏者金載之而歸竭吾帑藏又取於民不足以充其欲二者之外又割吾要地其禍可勝言哉今日彼之兵數不多



必不若契丹犯澶淵之時是時景德春秋乃未及聖主之盛一時宰執皆欲避之陳堯咨數人皆欲之金陵獨寇萊公決策勸之親征一戰而勝今城下之戰計社稷之安危不可遽急至於後圖亦不可緩右丞忠憤之氣眾所共聞實天以賜我宋豈不能爲寇萊公哉某凍餒踰月脫死而歸魂未集體無僕無馬筋骸解散不可以步謹此以代面陳幸不以人微言輕而忽之又陳三事一曰某昨日步歸憩於茶肆聞諸人咸有欲戰之心但不令出爾此固未易輕舉然人心可見今早又聞昨夜城外小戰與其小戰不若更

多與之人馬在外以待之二曰金人之所以有鬬志者意在於金帛今既與之彼卻有愛惜之心吾之將士要而奪之以求爲軍賞則我之兵欲鬬之志如彼之初矣三曰金人不多用兵之時當分頭掩擊以分其勢是日晚綱遣人相召某力言金賊改作師可破之狀兼今日客主之勢不同多寡之數不侔若今脫歸既無傷折又厚有所得異時人人敢勇來也割地之後彼據要害我反爲客燕山雲中一二十萬之兵不知何以禦之若果欲與之戰不可失此時我重兵擁其後至河壖而掩擊之以西兵自懷衛入駐濟州之北當其前召大名德博興仁潞南兵由德博渡河於刑趙之間守截間道遣人密約河間眞定中山雄滄會兵於滹沱之地迎戰當使匹馬隻輪不返若云姑與之更圖後舉此愚論也今既與之大事去矣後不可再舉必敗須便甘心爲江左之事右丞能以決策立聖主又能止之使不遷蓋天以右丞賜我宋今日之事何不以死爭豈其作執政而遂愛惜耶綱言公之言宗廟社稷大計與綱無不合者但有掣肘處亦少有所待答曰願力爲上開陳斷以不疑而速行之後將噬臍次日又以七事獻綱一曰十三日詔出恐

所割州府不肯聽從指揮守臣交割竊恐守臣亦有畏懦全身保家之人奉詔棄城而走竊謂當密遣人令合兵以戰二日楊志昨在燕曾受高托山賊賂志貪財色今聞在軍可說之要擊三日聞西兵有至者出兵不可緩金人過河日馳百里縱之使歸禍不可言昔撫定燕山之時亦遷延不去及兵既近燕城倉皇而行輜重金帛盡爲張瑴取奪此機不可失四日大兵擁賊（改作敵）過河止以弓弩手萬人守北岸五日大捷之後全軍受賞其搴旗斬將有功者統領者別行保明優與推恩六日金賊（改作師）兜鍪極堅止露兩



目所以槍箭不能入契丹昔用棍棒擊其頭項面多有墜馬請倣而行之欲令騎兵半持棍棒七日郭藥師將騎兵三千劉舜仁領兵二千隨行今若以重兵擁之過河前又有兵守截其勢甚危困密令人說之以藥師爲燕王舜仁以營平等州爲平王許其世襲自置官吏歲賜官帛兼令斬張令徽首以來塗中聞常勝軍恐由澶淵德博入滄過河歸燕山當須兩道遣人候之不可後也

拆上元鼇山散給軍士薪火

上皇時常以十月結架鼇山至正月十四日了畢所

費綵帛巨萬計比上元燈後則頒賜內侍率以爲常
至是乃拆之
衞仲達張勸特除名勒停
臣僚上言竊見戎寇猖獗（改作國家多難）侍從官義當體國
乃者營私謀已圖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綴空然眾
目駭視訪聞禮部尚書衞仲達素與趙良嗣狎昵無
間今者忍稱病乞假遂攜家以行工部尚書張勸身
爲八座乃求淮南幹當公事而去按仲達勸皆憸佞
不才平日叨竊榮寵當急難之際傾搖人心爲避賊
之計理不可容奉聖旨衞仲達張勸特除名勒停令
開封府差人追捉前來
聖旨今後金國稱呼只以大金爲稱合用國字者依自
來體例施行更不得以金國爲稱
十五日辛巳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回奏并書
奏曰大金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統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
正月十四日大宋皇帝遣使降到誓文大開詳審推
見聖意勇於改悔求踐舊好敘定兄弟之義卜於萬
代更不渝變斯乃社稷生靈之福也當司深爲感切
遽解重圍收聚兵馬釣束將校更不令驅虜殺戮既
復舊約欲成長久竊慮歲輸物稍多難以經遠施行

兼奉宣命若能悔責委酌中理會今又減放一百萬貫常年只納一百萬貫又折物并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仍爲今歲分撥疆土事忙直候來年正月依應舊例交納如交割結絕之後苟有違變神明得殛俾墜其師伏乞照察謹奏

書曰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上書於大宋皇帝闕下今月十四日賜到誓文暨皇帝康王并少宰一員至仰體聖慈深增倍喜事苟不然其如社稷生靈何今既轉禍爲福重踐懽好惟望貴朝不失農桑早令當司兵馬無稽駐泊益彰至德當司已鈐束逐處軍兵更不令驅虜殺戮所有國書再立盟約乞賜盡言遣差刪此字使將擎來詣當司待憑發遣赴闕卽日一見康王便如兄弟相次事過卽時遣還願勿憂疑更有但係亡遼契丹奚漢渤海雜類人等無令刦掠傷民早爲交割今月十一日夜南方天氣赤直至天明詳其分野正臨都邑能盡至誠敦大信反身修德必可消禳緣念義同一家別白奏達謹

上

聖旨應有官無官諸色人曾經賜金帶各據前項所賜條數自陳納官如敢隱數許人首告犯人重行斷遣

尙書省直取金銀指揮

奉聖旨仰聶山何槩周懿文李光只今直取楊求張補姜堯臣李宗保張師賢宋輝李宗振董庠下項逐家金銀於元豐庫送納趙元奴李師師王仲端曾經祇應倡優之家並蕭管袁陶武震史彥蔣竚五人築毬郭老娘逐人家財籍沒幷內侍省官道官樂官曾經入內醫官輦官官幕士忠佐幷應曾特賜金帶許繫金帶人並行陳納若敢狥情隱庇幷轉爲藏匿之家許日下自首如違並行軍法諸色人所隱藏之物以半充賞



十七日癸未捉獲細作

先有燕山人推獨腳車子其中皆載兵器自是連日大索細作不絕或有短髮者面黑者誤遭毆擊至有死者羣不逞往往乘此刦奪行路但云是細作卽擒送府驗問非是乃釋之亦不加罪妄捉之人如是數日乃揭榜禁止

十八日甲申大風雪

時圍閉旬日城中食物貴倍平時窮民無所得食凍餓死者相藉於是朝廷復遣使致問於金人軍前

朝廷賜書

書云大宋皇帝致問大金皇帝皇子郎君薦承使介特賫書詞披覽再三深諗勤意比者復修盟好休兵息民皆自周旋深感戢示諭依准大金皇帝宣命施行恩從聖造事靡已爲益諒高懷尤彰謙德更承念及耕農重事罷去所索牛一萬頭誠忱備至義同一家固當傳之無窮永以爲好春律尚寒倍惟珍嗇謹白又賜以沈香山子一百兩花犀酒盤一十隻玳瑁酒瓶貳隻撥花犀注椀一副

十九日乙酉上御宣德門撫勞王師

平陽府義勝軍作亂叛歸於粘罕 改作 尼堪

初譚稹爲宣撫也募燕雲人爲義勝軍散居於河東諸州其在平陽府者劉嗣初爲河東路兵馬鈐轄以統之有衆四千河東人呼義勝軍爲投附人太原府受圍有裨將自太原城中出至平陽漏言欲盡殺投附人於是義勝軍皆不安漸有語喧鬧嗣初見平陽富盛有欲得之心既知太原被圍遂有叛意一日嗣初見知府宇文時中白其事曰嗣初乃山後人累世不幸陷於契丹者幾二百年今重不幸又爲金人吞滅使我前主契丹喪其社稷而嗣初亦傾覆其家遂得歸朝今一行部曲與嗣初見視金人爲仇讐也金

人方造覺用兵國家以兵應之使投附人效死於陣前以報金人之讐深所望也竊聞欲盡殺投附人不知何故時中驚愕曰無此乃命出榜敢有撰造語言者立賞告捉自此投附人亦私爲之備投附人元在城外下寨不與州縣通嗣初自起爐打造軍器買槍棓編穜及拾麻鞭底穿爲甲陰勒行伍未幾時中罷去通判王某以權府事有百姓王存受雇於嗣初爲吆喝人既知其意先一日詣府告嗣初與投附人將亂者王某務欲慰安嗣初等乃決脊配三人本府牢城且報嗣初云有撰造語言已施行訖嗣初以本部



皆是義勝軍唯吆喝三人乃平陽府兵士既發露其情愈不安又知折可求敗事乙酉黎明率衆人先登城占城城中軍民有以弓弩射之者義勝軍以手張穜禦箭既而城中奔亂嗣初縱火王某及州縣官皆出城走走不及者爲嗣初所執嗣初縱掠金帛次驅虜子女次驅奔牛馬次取驢猪羊盡殺爲脯腊科磨戶破麥爲乾糧凡十餘日以其衆歸粘罕（改作尼堪）粘罕大喜而王存於神仙界見王通判言你不信我言反杖一百今日壞了一城人姓命你卻還他乃鼓倡諸人將王倅併家小盡殺之某歸朝人老小在州

縣者受折可求移文悉行誅戮

二十日丙戌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回謝賜物上奏

奏云差去使人王汭至伏蒙聖慈回賜到沈香山子花犀玳瑁酒器幷奇獸珍禽等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無任感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書奏謝以聞謹奏

京畿河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京師

師道承召命未起以爲虜改作金人必不敢渡河亦未必有如此事雖起行唯日行三十里不廢遊獵中途遇統制官姚平仲自燕山戍歸有騎兵三千步兵一千師道以便宜檄取軍兵之命遂與之俱來未至上遣開封少尹田灝中使裴誼陸舜舉促之師道至西京而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已犯改作至闕或曰賊改作敵勢重而我以輕兵犯之必敗四方勤王之兵遂將解體不若且駐汜水以圖全勝師道曰不然吾以微兵遲回不進形見情得祇取敗焉賊改作敵孤軍深入日虞援兵之至也今若徑去彼自莫測第使一騎到京師則京師之氣自振矣師道遂行先遣二十騎全裝披甲帶封蠟書上奏二十騎者疾馳到京城逢虜改作金人游騎四出是二十人者卽馳馬犯之游騎知西兵至

退走二十騎至城下叩城上蠟書京城人知勤王兵至歡踴氣增十倍師道至直逼虜敵改作營下寨金人爲斂游騎不敢剽掠上聞師道至命開安上門遣尚書右丞李綱迎勞而宰相李邦彥降敕付師道曰金人和議已定敢言戰者族或謂金人下寨於城之西請嚴備以入師道不從肩輿入京師是夜與宰相同入禁中見上於福寧殿奏曰臣不知京師有如此之急又度必無此事故來遲今臣在此陛下不須憂也上再三慰勞問計將安出師道奏曰臣以爲講和非計也京城周圍八十里如何可圍城高十數丈粟支數年不可攻也若於城上劄寨而城外嚴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旬月虜敵改作自困矣然業已講和不可止金銀不足請以見數與之如其不退乃與之戰且四鎮之地內保州乃宣祖陵寢所在不宜割與上乃令師道與邦彥於政事堂共議其事師道見邦彥因曰某在西土不知京城堅高如此備禦有餘當時公何事便講和邦彥曰以國家無兵故不得已須和耳師道曰凡守與戰自是兩家事戰若不足守則有餘京城之民雖不能戰亦可使守但患無糧食糧食苟有餘京師數百萬眾皆兵也何謂無兵邦彥詭曰

素不習武事不知出此師道笑曰公不習武事豈不聞往古攻守事乎又曰聞城外居民悉爲賊（敵改作）掠畜產多亦爲賊（敵改作）所有當時聞賊（敵改作）來何不悉令城外百姓撤去屋舍般畜產入城遽閉門以爲賊（敵改作）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之際不暇及此師道又笑曰好慌好慌左右皆笑又曰公等文臣腰下金帶不能自守以與虜（敵改作）人若虜（敵改作）要公等首級如何邦彥不能對又曰京師如此之闊番（金改作）兵只十數萬何能圍匝何故四門都閉則番人得以縱掠而吾民困矣上加師道檢校少保同知樞密院事遷宣

諭使明日金人使王苪（王苪卽王洧也）來其禮稍屈上顧師道笑曰彼畏卿故也方諸門盡閉師道命開東壁南壁門聽民出入如常人情賴之以少安又請緩給金帶禁游騎不得遠掠俟其惰歸扼之於河當使匹馬不還上皆是之師道受命出巡城語所親曰賊（敵改作）易破也但劄連珠寨對壘使不得虜掠則賊（敵改作）糧匱乏便可進兵更使兵將臨河設伏俟其半渡擊之此萬全策也一日師道令驍勇數輩出城得金虜（改作卒）三人至則令言軍中事其一不肯言師道令斬之又問其次遂恐懼明言軍中事其一破其腹以驗所

食之物腹中無他唯豆耳師道語其眾曰賊改作糧敵已匱可以殄滅乃遣一人還軍中使道其事賊軍大驚於是決意求和

詔差中書侍郎王孝迪收簇金銀

詔曰金國犒軍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錦帛牛馬駝騾其數浩瀚雖竭神御乘輿宮禁王府主第宮觀寺院內外百官士庶人等金及三十餘萬銀及一千二百餘萬又送以服御犀玉腰帶眞珠寶器女樂珍禽香藥茶錦綺酒果之類幷以祖宗以來寶藏珠玉等物准折緣數萬金銀未敷不肯退軍已差中書侍郎王孝迪再行收簇布告中外咸體茲意榜曰中書侍郎專領收簇大金國犒軍金銀所今月二十日奉

聖旨大金國兵馬攻城其勢甚急朝廷爲宗社生靈遣使議和須籍金帛以結盟好金國要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今來所斂金銀上自宗廟宮禁乘輿服御之物盡行剗刷止得金三十餘萬兩銀一千二百餘萬兩尋津置前去大金國見其數未足復遣使人諭意難爲退軍兼恐兵眾犒賞不均必致怨怒卻來攻城男子盡殺婦女驅虜屋宇焚燒金銀財物竭底將去今來計無所出遂將前後所出黃榜幷行拘收

別出榜文訓諭朝廷愛民憂國之意仰自今月二十一日爲始一應執政侍從宗室外戚內侍官橫行並許權繫犀帶將金帶納官又將逐人在家金銀盡數赴逐庫送納外其餘士庶諸色人並仰於兩日內罄所有金銀立便送官如有藏匿寄附送納不盡之數限滿並許諸色人告論相容隱人亦許陳告並以所告之數三分之一充賞告及金一萬兩銀十萬兩除告賞外與承信郎如親隣知情不告告而不實以其罪罪之今來除指揮事係急切若因金銀不足和議不成遂致家族不保雖有財寶何所用之仰士庶體

認朝廷愛民憂國之意疾速前來送納候事定日等第推恩所有金銀綵道並與免納今具逐處庫分納下項州南左藏庫納州北元豐庫納州東都茶場納州西榷貨務納右出榜曉示諸色人如有乞覓並依軍法施行都人讀榜見金銀不足則必致怨怒卻來攻城男子盡殺婦人驅虜屋宇焚燒金銀錢物竭底將去又言家族不保雖有財寶何所用之讀之者莫不抆腕唾罵

靖康前錄曰王孝迪領簇合犒設大金國金銀所出榜籍士庶所有之物謂如此則免吾民肝腦塗地不

然則男子殺盡女人虜盡宮室焚盡金銀取盡其辭乖謬不可具言人謂之四盡中書以比李鄴六如給事

种師道姚平仲兵至李綱上奏乞令師道平仲聽節制傳信錄曰余奏上曰勤王之師集者甚眾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取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曚可也蓋上意欲以師道爲親征行營副使余竊歎上裁處之當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爲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平仲爲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敕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者託以機密往往不復關報余竊私憂之自金人議和誓書已行之後朝廷日運金銀幣帛之屬輸其軍中名果珍膳御醞之餉使者絡繹冠蓋相望上又出御府珠玉玩好寶帶鞍勒以遺之品數甚眾其價不可勝計余每以謂賜此不足以爲德適所以啟戎心雖上恭儉視珠玉如糞土然戎之改作彼既生心何厭

之有眾方稱上德不以余言爲然金人益肆須二字改作需索無所忌憚刪此二字已至求妓樂珍禽馴象之類靡不從之及勤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上意方壯又聞金人虜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皇子帝姬墳墓殯殯發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意余贊上曰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己講和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刪此四字凶悖改作侵淩愈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



以用小人爲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改作烽燧之警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未艾也

通判絳州軍州事徐昌言殺義勝軍

中興遺史曰平陽府義勝軍亂之次日報到絳州絳州有義勝軍四千人將官牛清統之清山後人麤率勇悍通判徐昌言謂不先圖之必有平陽府之變乃白於知州李元達請先爲之備元達本儒生不知時變不從昌言與幕職官苦言之元達不得已請昌言一面措置昌言以教閱爲名開甲仗庫令官軍帶甲

整葺軍器時清下寨於東門外是日昌言閉其東門方轉五鼓自南門北門出兵轉城以趨其寨又令民兵悉上城之東壁令之曰聞戰聲則助其聲勢昧旦兩門出兵皆叩其寨卽斬關以入直造清之寢清夜飲方醉與數婦人寢聞難取器械不及創甚被執於虜盡殺投附義勝軍城中民兵登城東壁呼噪以助其勢投附人盡被誅戮諸州聞絳州之事乃皆殺投附人昌言字獻可衢州人

統制馬忠以勤王兵至京師熙河路經略使姚古秦鳳路經略使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劉光國楊可勝范瓊李寶諸路勤王兵至京師

諸路勤王兵號二十萬到京師於是人心稍定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校勘記

迺承計議使齎到文字　誤作議計　因右丞得以上聞　得誤作踖

繫社稷之安危　繫誤作計　由博德渡河於邢趙之間　邢誤作忍　殊深感戢　脫字　今日作刑

今者忽稱病乞假　忽誤作忍　殊深感戢　脫字　今日作刑

壞了一城人性命　性誤作姓　雖於法許相容隱人亦許陳告　脫雖於法許四字　墳墓欑殯　欑誤作攢

靖康中帙六

起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庚寅盡其日

二十四日庚寅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再上奏書云伏承御書特加温諭尋繹研味言悉由衷敦固懽好益光聖德陛下既全始終質諸天神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等永念同盟敢不祇畏中山河閒兩府亦望差近上親信之臣嚴賜敕救旨令從隨少宰專行管勾交撥疆界據喝下金帛擬准見御寶文字續次交送近者猥被聖恩賜致內樂百餘人不欲使去父母之邦

因乞放還辱從所請感戴之至無任下情外據所割三府見任職官內不係本土之人恐有知識欲要者內椿定姓名垂示即當發遣如不見公據請不受留內太原一路官員乞便於交撥宣內分白開指以憑依應施行今差詔陽軍節度使耶律忠乾文閣待制太平甫充計議使副謹奉書奏謝以聞謹奏

朝廷復遣李梘致問

書云大宋皇帝致問於大金皇子郎君比者盟書既定和議方深用孚千載之期永保兩朝之好輒因便介以物將誠詳具別紙惟冀留納謹白送珠子束帶一條上有北珠五十顆正透飛鳳犀帶一條金稜眞玉注椀一副眞玉酒盃十隻細鞍轡一副琥珀假竹鞭一條又別遣肅王爲質請歸康王

書云比承書示欲別遣親王爲質今令弟肅王前去可諒誠懇之情然念康王留軍中今將一月朝夕憂念未嘗少甯雖皇子郎君義同一家必垂顧恤柰手足之愛同氣之親一日不見實有三秋之念敢望仁慈候肅王到日便令康王回歸以慰茲寤寐注想之懷情深意切書不盡言再此布敘惟冀孚察謹白

幹离不改作幹里雅布以崇義軍節度使大安仁龍州團練使

耶律忠充使副送還康王

書云使至迭承來諭請送康王備聆聖心懷注之切今如命遣送前去緣以康王久留軍中謹贈金一萬錠聊用壓驚式表微意謹奉書奏聞謹奏

詔王黼削奪在身官爵長流衡州

靖康遺錄曰是日籍王黼第得金寶以億萬計初黼園聚花石爲山中爲列肆巷陌與民間倡家相類與李邦彥輩遊宴其中朋邪狎昵無所不至及至籍沒



百姓爭入剽掠官不能禁斬數人而後已黼出城數十里至負固村追斬其首百姓謂之負國村云

秀水閑居錄云王黼作相初賜第相國寺東又賜第城西竹竿巷窮極華侈壘奇石爲山高十餘丈便坐二十餘處種種不同如螺鈿閣子即梯柱門窗什器皆螺鈿也琴光漆花欞木雕花鑲玉之類悉如此第之西號西村以巧石作山徑詰屈往返數百步間以竹籬茅舍爲村落之狀都城相第乃有村名識者以爲不祥黼侍妾甚眾有官封者十八人八夫人十宜人八令人十一宜人八

人。舊校云歸本云

靖康前錄曰二十四日府尹聶山進劄子乞追王黼行遣差人追及於應天府杞縣之南十里負固村遂戮之函首京師隨行金帛不可勝數盡爲小寇摽掠差度支郎中邢倞籍其家財倞措置無術小人乘隙鼓唱爭入黼第絹七千餘匹錢三千餘萬金玉之類爲羣小攘奪者三分之一王時雍領尹詐稱般納王黼家物者次第給賞優者推恩眾齎金帛入黼第即得首領者二十餘人梟首令眾餘皆棄物而遁

別錄云盜殺之於雍邱

卞興姓氏姦邪錄曰王黼字將明開封人也崇甯一年登進士第蔡京喜之累擢爲翰林學士厚結內侍梁師成輩多薦引之者政和七年除尚書右丞八年除中書侍郎宣和初師成薦爲少宰惟諂佞師成凡事行其意而已每入禁中爲柔曼之容效俳優諢話以悅上意置應奉司於其家四方珍貢皆由黼以進奉而多半隱盜於家公然賣官取贓無厭京師爲之語曰三百貫直通判五百索直秘閣其無廉恥如此二年上欲乘契丹爲女眞所攻因復取燕山黼力贊出師及用童貫蔡攸爲帥四年加太宰楚國公二子皆加徽猷閣待制上命內侍幹當御藥院盧端專起

大第以賜黼黼建御書閣芝草生於上黼邀上駕幸
其第觀賞之人知其不祥五年拜太師封楚國公領
三省事六年李邦彥密結蔡攸令譖黼而罷之靖康
初貶廣州安置遣使斬之時年四十八士民皆快之
宣和錄曰宣和五年九月太傅王黼言臣以昧陋藐
然之迹充位公輔總領三省無明謨顯庸仰稱敷求
熙帝之載不足以格皇天膺多福宣和癸卯八月芝
生賜第正寢之東閣柱礎之間狀如芙蓉懼無受祉
之實且在側陋不敢奏後兩浹旬得賢治定閣產神
芝二本衮皆諭尺一生於滫杜之上一生於繪屏生



閣柱者狀如雲翔龍爪虬然抱附於柱其中穹窿特
起叩之有聲生繪屏者如慶雲晻靄表裏穿透皆所
創見昔未之有臣俯伏諦觀蚤夜怵惕以思前年蒙
恩特賜長生大帝聖君容許嚴奉閣上又蒙恩特賜
九華玉眞安妃御容奉安閣下日有光明不間隱微
神休聖迹固已久熟觀今芝所生天威不違咫尺實
惟帝君睿聖當亡安妃神靈在天貸臣竊位曠官罪
悔眾積而憫其赤心皎然區區無他腸也故生祥瑞
昭晰顯著如韓愈所云此生人不識唯有天公知者
臣與有焉不勝踴躍抃舞之至且念所居雖陋實爲

疇咨之地芝房吉祥一日三秀是豈孤臣之幸也蓋
邦之榮懷以尙一人之慶輒繪圖昧死以聞奉聖旨
手詔卿以碩德偉望簡在朕心傅巖之求若合符節
比來海嶠加治神祇咸若凡建大事決大疑莫不克
舉方時平虜改作燕之策在廷之臣罔攸措議惟卿有
先見之明助朕獨斷從中指授曾未期年九有以截
確然志在王室格於皇天致草木效靈見於賜第一
日三秀豪至踰尺結英吐華有若翔龍慶雲之狀豈
不韙歟且若芝房之歌薦於漢廟著之方冊實爲丕
祥歷代寶之今者得非寅亮燮理之功薰爲和氣致
此殊祉瑞於家庭以昭神祇在天敷祐之靈以示朕
資予艮弼之義君臣相須休悅同體奏牘來上艮用
嘉歎

王黼者開封人也舊名甫及顯貴上以其姓名與東
漢宦者同詔易爲黼登第後一任爲相州司理蹤跡
已詭譎入輦轂爲何丞相執中所喜遂歷書局館職
政和初爲司諫蔡京薦之遷諫議大夫黼既驟遷遂
背執中疏其惡二十事與京而執中不知也每稱道
黼不已一日省中俟其來見則又及黼而京曰少師
何主黼若是黼定何如人可保乎執中方談其美京

卽於座後出一卷書使讀之乃黼擊執中疏也執中大愕始變色曰畜生乃爾若是繇是執中乃謝絕黼黼因投鄭居中黨中而居中前後數於上前稱薦黼有宰相才改御史中丞陞翰林學士黼特事宦者梁師成爲父與折簡必呼之爲恩府先生上方躬攬權綱故每謂羣臣多宰相門人如黼獨首出朕門下黼每進見上每爲前席論外事動移時專事險險能先上大喜謂之曰太師乃肯用爾爾能當此乎黼對以事中意當是時戶部尚書患不得人蔡京因奏用黼匪難也時用度侈肆版曹歲入有限非宰相應副必



闕事黼旣以才選能彌縫中人他不恤也繇是未半年自親王貴戚暨班直禁衞動乏俸賜月給中外乃大噪黼猶揚揚然且誑上謂左藏自充仞第監臨失職爾臣願自入庫治究其事而勢家吏僕聞此得伺候黼來掩之爭索所未給之物及視庫中則實一空於是數十百人皆大喧詈更攔不得出因窘甚用老吏爲之計乃抱大榜告之曰尙書有約束無他官吏作弊耳今當排日用次第給爾等可視此也卽趨往東牆掛榜衆走視之黼迺得繇東庫角門跨馬遁去上聞而不樂遂以失職罷猶改宣和殿大學士以

宮祠奉朝請賜甲第居之其賜第之隣乃故許黃門將宅也繭又倚中人奏請彊奪之其子弟出怨言而繭又陰白其語遂盡逐去中外始大不平俄復輸林爲承旨丁父憂起復遂除左丞遷中書侍郎乃有大用意時政和八年也繭面潔白若美婦人而目睛鬚髮盡金黃且豺聲未久拜相委聽愈專當是時宦者梁師成從中秉權故使繭相表裏一旦恩數儀物有踰於蔡京矣繭始專任乃事外飾奏罷堂吏添支省併書局皆協一時事論然專事逢君依羣宦故獨不敢及佗其後罷學校乃多取贍學錢奉宴遊未久又

入劄子乞置應奉司而自領之內則梁師成爲提舉又啟北征事且與童貫力謀數以詩進顯結鄆邸和焉嘗密語上曰臣屢令術者推東宮命不久矣先是繭既相再錫大第於城西開便門與師成宅對街以相來往及燕山告功繭益得意乃妄托事言家之屏風生玉芝上爲臨幸睹繭之堂閣張設寶玩石山侔擬宮禁喟然歎曰此不快活邪時上既幸繭第又從便門過師成復來繭家駐因大醉繭自出傳旨支賜命放散衞從百官於是禁衞從諸班直爭願見上始謝恩不肯散因詢詢師成與譚稹乃扶持上而出撫

諭之上醉不得語矣復入夜漏上五刻乃開過龍德宮複道小牆謂鹿寨門者以還內宦者十餘人挑燈○舊校云挑燈一本作執兵接之而去三衙衙士無一人得入者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生變翼日猶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始安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上深悔之曰孫存愛我與轉一官存隨龍舊人爲衙士首時對黼求見上不肯散者黼又同蔡攸每罷朝出省時時乘宮中小輿召入禁中爲談笑或塗抹粉墨作優戲多道市井淫言媟語以媚惑上聽時因謔浪中以譖人輒無不中黼方恃奧自若至賄賂公行於朝野自通判以上皆有定價中外大喧上雖微聞然不之信至是蔡攸與朱勔皆能取驗於上因是怒併力攻師成勢折上於是怒黼始罷而致仕居第領應奉司如故厥後將逼冬郊而垂欲相之會上內禪百寮入賀上下咸有喜色而黼面獨若死灰未幾誅死矣且黼士人也又以才學受知君相則其富貴可立致乃由徑苟得一時之味因甘之流而不返夫既以非道而進後必以非道而終決矣是徒累國家亂天下如此可爲世戒也

北征紀實曰燕地號沃壤用兵既久加金人改作殘師

毀桑柘生具爲之一空我得之僅三年曾無斗粟尺帛之助常勝軍五萬月給人二斛戍兵九千月給人六斗則已十餘萬斛又有食糧軍及諸州官吏不在數也故悉出河朔山東河東之力以應辦纔一年而諸路皆困矣科配既久道阻且長率費十餘斛多至二十餘斛始能運一斛至燕山以有限之物輸之無已雖糴當權時內外帑藏及齊趙晉代民力皆已告竭焉上不樂垂已罷糴糴患失遂作免夫之令因得少辦其議以爲燕山之役天下應起夫今免其調發獨令計口多寡盡出免夫錢違期限者斬天下所得免夫錢大凡六千二百餘萬緡以三千萬應副燕山三千萬椿管然朝廷時時借用及宣和七年春正月唯六百萬見在餘二千二百萬有零則莫知爲何用此實充應奉矣蓋北事纔定號經撫房者朝廷一時大案糴奏丐降旨一切焚之故不可考焉及宣和六年糴罷之後燕山日夕告乏而山東河北盜賊起少者不下數千人若張仙高托山輩皆連兵數十萬餘科配亦不行矣

閒居錄又曰宣和閒王糴急於財用以燕山免夫爲名徧率天下所得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又令

州縣取鹽課一年最高者立爲定額不許通融虧欠及分釐監課司守令一例黜責於是計戶率錢猶不能給羅織告許無所不至犯法者不復行刑但令買鹽厚利悉歸大商楚毒被於良民逃移逋負不可勝計

別錄曰開封府奏本府捉事使臣韓應等狀蒙差體究王黼所在契勘二十四日至雍邱縣城南二十里永豐鄉輔固村爲盜所殺取到首級申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一終

據喝下金帛（喝一作賜）　乞便於交撥管內分白開指（管誤作宣）

乾文閣待制太平府（府誤作甫下應有闕文）　中爲列肆巷陌

與民間倡家相類（一作中列四巷俱與民間倡家相類）　琴光漆花羅木

漆誤作漆　羅誤作欏　袤皆踰尺（踰誤作諭）　龍爪虬髯（髯誤作然）　日月

光明（月誤作有）　芝產吉祥（產誤作房）　少師何礬（礬誤作主）

一時士論（士誤作事）　而垂欲相之（垂一作重）　垂以罷黜（以誤已）

因得少失其權（失誤作辦　權誤作議）　朝廷一時文案（文誤作大）

虧欠及分釐欠字衍　負固村（負誤作輔）

靖康中帙七

起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五日辛卯盡三十日丙申

二十五日辛卯鄜延張俊環慶韓時中涇原馬千等皆至京師稍安

斬內侍官匿金字牌者三人

初朝廷發金字牌勾兵隴西○舊校云一本作陝西內侍官暗留不遣及馬千等至皆云不見金字牌但聞京城危急來赴難由是發覺故斬之

二十七日癸巳眞定府路安撫使劉韐送馬擴下獄

茅齋自敘曰先是被童貫之命招置眞定中山忠勇敢戰軍馬專一統御擴急趨保州取家屬南歸復過中山則已見烽火連舉五把次日至眞定劉翰委擴提舉四壁守禦靖康元年正月七日拜上登極赦擴密遣人入京且書一奏劄具說虜人改作金師南寇改作來步騎無二萬人又時已春首彼難久留乞堅守京城勿輕出兵括取官私馬無慮三萬匹召募敢勇必戰之人各授器甲略閱隊伍每五千人爲一領分屯要害密檄諸道勤王之兵併力齊進預戒河東河北多設邀截彼不過二月中必退京師之兵躡其後河外



之兵邀其前彼方阻河勢迫乘機擊之可使匹馬不回後因職事與翰之子新授浙西市舶提舉子羽議論失歡子羽乃與路分鈐轄李質等同謀譖害擴癸巳擴晨往謁翰坐未定翰密備兵卒在庭呵擴下曰爾安得反可斬之擴大呼曰時事如此方用人之際豈可聽小兒子譖誣欲害士大夫乎翰曰不干渠事擴曰擴與令嗣提舉不足衆人共知何謂不干渠事且公欲斬人亦須責文狀否翰辭曲不復言斬乃曰送之有司遂置擴於獄中子羽作奏劾誣以約虜改作金人獻城事二月得旨令提刑司置院檢勘具的確

情犯聞奏

同日降指揮爲犒大金金帛未足權行招括

聖旨朝廷近爲大金攻圍京國方講議和須犒金銀幣帛數目金銀最爲緊急雖各分定拋認之數尚慮告論一節或爲民害遂令除去下令以來權豪殊不體念國家之急所納之數金銀稀少可自今月二十七日爲始應京城畜金之家所有之數或以埋藏或以寄附並限兩日盡數赴元豐庫大觀庫左藏庫權貨市易務都茶場送納金每兩價錢二十貫銀每兩一貫五百文先次出給憑由公據候事定支還若限滿不赴官送納並許諸色人陳告於所告金銀內二分一分充賞犯人取旨重刑斷遣知情不告與同罪除開封府見於豪民之家分認數目送納外餘逐色目逐家已行科定金銀數目指揮更不施行

尚書省劄子殿中侍御史李奉議奏臣等伏惟近降聖旨借士庶金銀如納數多當議量度於武官內安排特與理選限不礙正法理爲官戶注授優便差遣臣等訪聞民間供輸今已累日其納數多可應前項指揮者臣等欲望聖慈付有司條具以聞遂授以官非特示民以信亦可激勸來者其或有願田舍乞以

近拘收到房廊物業量價給還庶使人心懽悅樂於
輸納以濟一時之急謹錄奏聞伏望聖旨依奏是日
晚專領收簇大金犒賞金銀所據左倉庫中有廣福
坊李隸已納金六百七十四兩銀一萬四千七百四
兩九錢葛關金六百兩銀三千五百七兩奉御寶批
李隸與成忠郎葛關與保議郎凡此同日數百戶以
勸來者
李綱與李邦彥吳敏种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於福
甯殿議用兵
傳信錄曰是日同執政上殿議所以用兵者綱奏上
曰金兵張大其勢然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
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刪此二字）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
王之師集城下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
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
角一旦之力爲今之策莫若扼河津絶糧道禁抄掠
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
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
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須還三鎮縱其歸
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爲然
二十八日甲午种師道使姚平仲進兵逼其壘虜改作敵

不敢動

南歸錄曰种師道以四鎮不可割與李邦彥議人人異同唯李綱議與師道合師道問沈琯金人初來事琯對曰河濱若有千人守之犬羊改作敵兵豈至都城師道曰不然金人至此如何卻去又問琯河北地形及邀截之狀琯對與上李右丞書同師道曰如公之言比至塞上無匹馬矣琯復問師道曰今日如何處置師道曰公見得賊改作敵塞中有糧否琯曰金人沿路日掠糧草今至城外取金帛子女未有聚糧之意但恐聞西兵至方旋聚糧想必不多師道云如公之說

昨日生擒二賊割腹視之已食黑豆今當逼賊營劄六七大寨以守把抄掠路不過五七日間彼自沮折矣琯又出一劄子呈師道曰金國長驅直犯京闕蓋緣中國失謀今日之謀豈可再失哉執政大臣力主講和之議然金帛果充其數乎三路之地果能棄乎已議講和而王畿之內剽掠殆盡兵回之後果能保其不攻掠城邑乎大抵姦人借宗廟社稷之重以勸人主而爲全身之計或張大虜改作敵勢以脅朝廷而成其講和之功殊不思異時之患又有甚於今日也聞金人見造浮橋馳驛班師若遷延失機滄州橋既

成黏罕改作尼堪之兵繼至將有噬臍之悔矣兵貴拙速不貴巧遲伏望宣撫樞密使詳酌斯言斷以不疑而早圖之宗社幸甚

監察御史余應求上書乞將相勿爭私忿早定和戰之計

書曰臣嘗讀六月之詩有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有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宣王既使文武之將征伐於外矣若內無孝友之臣以與王居則讒譖之言日至忠謀不見用雖有吉甫焉能成其功哉至唐穆宗則不然裴度以元臣宿望出討幽鎮烏重胤李光顏皆一時名將勢若甚易而元稹用事恐度有功妨已進取所畫軍事皆從中阻壞之故屯守踰年迄無成功夫內外之事相須如此可不監哉方今強虜改作敵入寇四郊多壘講和之計雖決而金帛之數未足兵將之勢已振而師出之日無期是宜內外之臣同心一意共議國事以雪恥辱之時也而道路籍籍皆言宰相大臣與將帥異謀朝夕諠爭未有定論審如此豈誠心爲國者哉夫和親征戰之說漢廷臣論之詳矣今日之策未可偏廢然金帛既不足虜改作敵人必不肯退師又三鎮三關之地向以兵力寡弱不得

不姑從之今諸將援師麕至而城下要盟神弗信也若虜改作金人必要金帛之足與三鎮三關之地又豈得憚於用兵哉陛下既以兵事委李綱與諸將矣願詔執政大臣以孝友張仲爲心和以濟事無爭私忿先公而後私庶幾大功可立如或不悛與夫妨功害能之人當顯黜之求所謂孝友者而任之可乎雖然戎馬在郊城門未啟中外不通已再旬矣和戰之計亦宜早定願詔宰執將帥僉議於黼座之前使將帥出師與之對壘然後遣辯士以利害禍福成敗屈直與之言若能休兵講和以繼好息民策之上者苟貪



婪而無厭攘拒而不受陛下雖欲勿戰得乎又況理直師壯人有鬬心以宗廟社稷之靈何憂不克所可慮者窮寇遠來自居死地困獸猶鬬之時也願更詔將帥持重應機無輕接敵以取萬全之策不勝幸甚

臣一介書生不知兵謀忠憤所激欲默不能惟陛下裁擇

三十日丙申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

京師傳聞太上皇到泗州蔡京童貫等建議留高俅以侍衛兵扼泗州太上皇南去人心不安陳東乃詣登聞檢院上書曰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同

本學諸生等伏闕下上書言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
李邦彥朱勔等六賊罪惡乞行誅戮又於今月初六
日獨詣登聞檢院上書言京勔父子及貫等挾太上
皇南去恐迤邐渡江假籍威勢遂生變亂之禍乞追
數賊復還闕下各正典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往侍
上皇前後二書至今未蒙盡賜施行雖聞王黼李邦
彥已曾施行然罪大謫輕未厭公論京勔父子釋而
不問縱之南去師成尚在親密之地中外疑惑臣竊
謂朝廷方有夷狄之（刪此三字改作急）難未暇議此以故未
敢再有申陳然今日事勢之急殆有甚於夷狄者況

夷狄之兵皆由羣賊誤上皇所致今又挾上皇於危
急之地臣豈敢尚爾默默臣昨日聞道路之言曰高
傑近收其兄俅伸等書報言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
邁復爲數賊挾之而前沿路刼持無所不至上皇飲
食起居不得自如數賊阻隔甚嚴除其黨與之外不
容他人輒得進見雖高俅被宣欲進亦復難之行至
泗州又詐傳上皇御筆劄付高俅只令在本州守禦
浮橋不得南來挾上皇渡橋而南以趨浙江其隨駕
兵士盡爲羣賊斥之而回聞方過橋之時衞士攀望
上皇車駕失聲號慟童貫遂令勝捷親兵以弓射之

衛士中矢自橋墜者凡百餘人高俅兄弟在道徬徨得一望見上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羣賊在其側上皇氣塞聲咽不敢輒發一語道路之人莫不捥腕流涕臣雖至愚麤知忠孝傳聞此事不覺涕淚沾臆爲陛下憤陛下父慈子孝天下所共知上皇今爲天子之父而乃受制姦臣賊子一至於此可勝塞心此臣所以汲汲爲陛下言之也蓋數賊之黨徧滿東南而上皇隨行大臣如宇文粹中又是蔡京甥壻增其弟虛中聞亦竄而往蔡脩京之子也得守鎮江據千里山川要害之地宋喚蔡脩之妻黨也出



領大漕專數路金穀斂散之權童貫有親隨勝捷之精兵朱勔有同鄉附已之衆惡皆平時陰結以爲備者一旦南渡卽恐振臂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奄有沃壤之饒東南千里十百郡縣必非朝廷有是將傾陷陛下父子使之離間非特聖孝之養阻奉晨昏而其事必有至難言者臣竊謂今日之勢夷狄改作金人非所患所可深患而圖之不可少緩者正在此耳陛下何尙不忍於此耶臣知之矣必是梁師成陰有營救致陛下未得奮發英斷臣請申言師成之惡臣每聞縉紳之言曰師成爲人眞是憸佞自其容貌觀之

似不能言者而稽察其衷陰險禍賊最爲可畏盜我
儒名外示廉靜其實招權怙勢侵我紀綱上皇每進
用一宰相大臣以及侍從之官師成必收其功以歸
諸已故宰相大臣秉持國政必惟師成之命是從王
黼事之不啻父兄蔡京父子趨事不暇師成氣燄傾
聳朝路賢士大夫莫敢側目至如文章之事責在詞
臣朝廷典誥各自有體師成必欲其文悉如己格一
或背違輒行譖斥國家取士至公之選無如科舉士
大夫所恃以自異者無如及第出身人主所以籠絡
天下英俊以求將相者正在於此而師成乃薦其門
吏使臣儲宏兩次特赴廷試賜第唱名宏自登第之
後依舊充使臣之役則是天子臨軒策士止可充師
成趨走執役之吏耳非特以左右奴僕玷辱士類又
所以輕侮朝廷選舉之法宣和六年春上皇親策進
士八百餘人聞其中百餘人皆以獻頌上書爲名特
赴廷試率多師成之力盡是富商豪子曾進納及非
泛補授官職士大夫不齒之人或白身不足應進士
舉者聞每名獻錢七八千緡師成便爲奏請特赴廷
試之命師成所爲既衆即又傳令張楠等將上其他
權倖遂相效以賈利師成實啟之每遇賜名唱第之

日師成必在上側臨時奏請妄有升降以亂公道在廷之士往往解體國家選舉之法爲師成壞亂幾至埽地此事縉紳士大夫上至朝廷人所共知第畏師成不敢言耳師成平日受四方監司郡守以下餽賂不計其數又創置北司聚不急之務專領書藝局濫建官吏賸立工徒以進市井游手無賴之輩濫恩橫賜糜費百端京師土木之工窮奢極侈往往師成實董其事因偷盜官錢不知紀極不察其所爲而惑其足恭詐僞必以爲眞能廉靜者此所謂以直濟妄以廉濟貪大佞似聖大詐似忠者也臣又聞師成在內朝善觀上意所向隨向隨轉每以性取之因緣爲姦竊弄威福陰奪人主之柄正如美酒好色侵淫害人而人常耽嗜無厭不覺遭其毒也臣恐師成今在陛下左右浸潤彌縫無所不至在陛下離明獨照洞鑒其姦必不爲其所惑然師成與貫結爲姻家京黼動彦又其積年之朋黨盤根錯節牢不可解師成不去同惡尚在深念陛下威福之柄未免竊弄於此人之手羣賊等輩倚爲奧援陛下雖欲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以慰太上之心豈可得哉數賊罪惡貫盈陛下素所備知不待臣區區之說臣前書所陳已可槩見臣

更請以比日所聞爲陛下言之前此上皇傳位陛下蓋其聖志素定非臨時倉卒之謀唯此數賊實常撓之而蔡儉者沮遏尤力賴上皇聖明獨斷志莫之奪贊襄之力吳敏有焉陛下謙遜之際聞數賊密請鄆王楷來到殿上而師成實爲謀始此意安在比至事定自知失計乃爭言曰太上之志我實成之吳敏之策我實授之定策之功我實有之人臣要君莫此爲甚天下共知數賊久欲不利於陛下方陛下在東宮時各懷異意欲伺閒隙於是楊戩亦同其謀臣前書已略言之矣又見比年都城婦女首飾衣服之上多以韻字爲飾甚至男女衣著幣帛往往織成此字皆是師成唱爲讖語以撼國本羣賊和之更相奪尚以動天下之心忠臣義士切齒刻骨非一日也迨今傳位之次復肆姦謀及其弗成乃欲貪天之功以爲已力怙終陰慝有如此者又況蔡儉久事上皇素有異志童貫蔡儉近與虜賊改作敵人結爲內應欲分我中國而王之反狀敗露遂謀逃遁朱勔父子勢傾江浙已二十年矣今此數賊同挾上皇而去亦恐素性勿悛未必肯利於上皇也萬一禍有不測而梁師成復從中起陛下將何以處之願亟圖之毋使滋蔓蔓難圖

也竊以今日夷狄改作敵國恣行侵侮而我上皇哀痛罪已至遜位而去凡厥左右大臣及親近用事之人不問有罪無罪率皆引已歸咎自求貶放爲君分謗也豈有其君痛自罪已而一時巨臣偃然自若略不知悔則前日之事咎將誰執矧今夷狄改作敵國之釁實自羣賊啟之不知陛下何憚不誅而縱其違遁幸免耶再或尚使之出入禁闥而無所忌憚耶江浙之變蕭牆之禍不可不慮陛下若欲正厥典刑當自梁師成始如不然則朝廷之上動輒掣肘事未可圖也臣願陛下勿以臣布衣之言爲無足採者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陛下姑試行之仍願陛下速降德音往上皇行在告諭應隨行軍兵勸以厚賞使各悉心協力衛護上皇車駕亦乞亟命宰執恭齎陛下親筆奏書往迎上皇早還京師庶使不負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之志陛下復遂父慈子孝之美以彰孝治之盛天下幸甚臣爲此書而或有見誚者曰上方以夷狄改作戎兵爲患子猶不能獻一謀策以爲上計而乃汲汲於前日之事毋乃不知先後緩急乎臣應之曰此乃不然者夷狄改作敵國之患止於手足羣賊之患實爲腹心腹心疾去元首自全手足浮痾豈能爲害今夷狄改作敵國所

欲大則土疆小則玉帛玉帛相通自古有之祖宗土疆得之甚難甯忍棄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甯不鑒之城下之盟不足守也豈不知之千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今賊改作敵襲我越數千里其亡必矣尚何疑之師克在和不在衆同心同德和之至矣廟堂之上帷幄之中將相大臣孰不知之陛下淵默雷聲乃赫斯怒奮發英武以殄醜虜刪此四字又何難焉此在睿謨必有以處之矣如臣書生豈敢妄議臣書所陳必欲先誅六賊者係陛下父子天性之重宗社生靈莫大之計臣謂今日之事唯斷乃成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幸陛下留神薦瀆天威罪當萬死

貶梁師成節度副使安置差遣使臣日下押出闕門本處交割

中興遺史曰陳東疏奏未及施行會姚平仲之敗繼有歐擊宦官太學生伏闕事再貶師成循州安置未行師成知不免遂自殺

梁師成字守道始以小璫親文墨得侍上師成能任數且謹密主傳道上旨遂親信初佐賈詳爲書藝局詳死故師成專以奇巧始得君久之爲睿思殿文字外庫益用事矣政和間迺盛起艮嶽建明堂改作宣

德門時已陰主上文書遂行宰相事俾王黼在外表裏之內爲關決上微行宿於外則師成入處殿中因於文字外庫擇能文筆吏隸其下凡御筆號令批答率命其徒以自代後來宰臣執政以至於侍從多其門生王黼父事焉亦有望風而不獲進者其害政敗國實爲宗主嘗自冒冒爲蘇軾之出子與軾諸子敘拜爲兄弟行數丐上曰先臣何罪大抵不軌凡若此其後淵聖皇帝卽位太上皇帝南幸羣姦懼爲正人所圖乃留師成宮中以防其內外則託李邦彥相與固天子意然師成卒得罪縊殺之但以其自縊聞詔贈



太師或謂坐太上嘗諭大臣始內禪時師成獨沮異又以表裏王黼云

別錄云貶彰化軍節度副使行及八角鎮而死

張叔夜請兵邀擊金人第二狀

右臣昨奉御前劄子女眞前鋒犯闕及覩赦文欲遣使和會臣嘗於正月二十七日奏以爲若許和會則胡羯二字改作彼必下添多字有邀求今若縱之使去後必復來遂有輕中國之心乞遣精騎邀擊及預令河北邊鎭出兵斷其歸路臣乞候錢蓋到任交割訖前去國門願假臣騎兵與諸將併力追襲未奉處分臣竊謂

中原有警臣自合領本路兵及弓箭手等差守管押赴京畿外契勘臣昨於去年十月以京東盜賊淨盡蕩平班師後因病再乞宮祠伏蒙聖慈矜憐特與所乞差提舉崇福宮近者奏乞與諸將追襲胡馬改作敵兵出於愚衷以世受國恩於義當國家緩急之時所宜力疾自效不應端居養痾今來臣已自徐州南京拱州路前去國門聽候處分伏乞睿慈特降處分如胡馬目今猖獗即乞刪此九字如胡至早假臣兵令詣尚書省取稟前去如朝廷已別有施行處置無所用臣顧方陛下即位之初臣子之情莫不願瞻清光兼臣有前任京東安撫使本路急切利害然不敢輒乞朝見敷奏伏乞特恩許臣到闕引對奏陳訖或祇於尚書省投納訖前去潁昌府陽翟縣居住須至奏聞者右勘會臣已於正月三十日當日離任起發前去伏望聖旨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二終





具畫一奏劄且說虜人南寇具畫誤作且書且誤作具　每五千人為一項項誤作領　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一作將以帥檄　須還三鎮一作復三鎮　得以望見上皇以誤作一　及非次補授官職次誤作泛　每以其性取之脫其字　又況蔡京久事上皇京誤作脩　率皆引咎歸已誤作己歸咎　此乃不然者乃應作大日下俾出關門本處交割俾關字誤作押　繼有毆擊官官毆誤作歐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二月一日丁酉盡四日庚子

二月一日丁酉朔姚平仲刼金人寨不克敗績楊可勝被執爲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所殺

中興遺史曰先是朝廷大臣皆主和議唯李綱非之及种師道至議論與綱同上意頗和又姚平仲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達於天聽上一日遣使伍輩促种師道戰師道奏請召大臣熟議之君子謂師道主張不定其意在乎敗則分謗也乃與李邦彥李綱吳敏

同對於福甯殿皆言可擊上問兵期師道請過春分節上以爲緩乃密遣平仲及楊可勝等取二月丁酉出兵刼牟駝岡大寨可勝奏曰此行決危又恐失國家遣親王宰相和議之信臣欲作奏檢藏懷中具言臣不候聖旨往擊賊上許之是日也用術士楚天覺尅擇刼寨之日漏語於數日之前都人戶戶知之又植三大旗於開寶寺旁皆書爲御前報捷字仍於封邱門上張御幄以俟車駕臨受俘獲都人塡隘於衢路顯侍捷音平仲可勝等以兵七千出城金人空其寨伏鐵鷂子兵以掩官軍平仲等大敗可勝被執夜

漏猶未盡上既聞其變鋒急詔李綱出援應接頃刻之間使者三至既拜命戊戌出景陽門至班荆館行營前軍統制張撝右軍統制石濬中軍統制辛康宗左軍統制劉佃後軍統制王師古敢戰統制范瓊悉出封邱門遇金人皆敗陳福歿於陣中官軍披城歇泊已亥再戰又敗庚子開門放官軍入城唯選鋒統制韓世忠先往應援東明縣獲勝而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得可勝而問之曰兩國已通和又來刼寨何也可勝曰可勝以勤王兵到京師三軍欲戰故可勝率之以來非朝廷之意也乃出懷中奏檢示之斡离不改作斡里

雅布怒遂殺可勝

中興姓氏忠義錄曰楊可勝陝西勇將可世弟也大金犯改作至京師自陝西領兵來勤王上與大金講和密遣可勝以兵五千往刼其寨可勝奏曰此行決危又恐失國家之信臣欲作奏檢藏懷中云臣不候聖旨自往擊賊上許之時夜刼大金寨敗績被擒大金幹离不改作幹里雅布問國家與我和盟又來刼寨何也欲併力攻城可勝曰非主上意可勝自來戰爾幹离不改作幹里雅布不之信可勝出懷中奏檢示之乃信幹离不改作幹里雅布因大怒而斬之世哀其忠



靖康前錄曰姚平仲初一日刼寨之謀二十八日已遍傳於都下至期出師將士不知所往平仲遣王通爲先鋒驅五百敢死士直抵賊營刼二寨皆空至第三寨賊已持滿執挺以待之前軍殊死戰援兵多溺於溝中西將陳開死之通回視其軍重傷已半虜改作敵騎自北而南夾攻其後通知衆寡不敵棄弓矢以三百騎突圍而出見平仲急揮令上馬西竄賊已衝散其中軍追至板橋乃回

二日戊幹离不改作里雅布奉書問刼寨兵馬

書曰今月初一日夜五更時有步騎軍沿孟陽河東

西三處向北奪橋詰朝又於大軍營西南刦陣前來
當司量遣兵隨路禦逐曾未踰時殺傷兵卒甚衆所
獲器甲鞍馬其數甚多緣當司不識是甚處兵馬及
從何來願示其詳謹奉書奏聞謹奏

朝廷報書

書曰大宋皇帝致書於皇子郎君比者大金軍至京
城方懷恐憂迺承寬仁盡洗宿愆許修新好獲安社
稷貽慶子孫恩義之重實同天地前日王汭來審所
持犀玉等盡蒙留納幷金銀等數亦從寬假尤荷恩
義之重自非敦懽好之重何以及此所諭前書所陳



未盡明白謹依來旨悉從改易幷交割三鎮詔書初
二日早方欲坐朝遣來使還一併持去忽報初一日
夜有兵馬在城外作鬧本朝不知事因既聞輒至大
金軍前不勝驚駭尋遣人根問指約至暮乃知是姚
平仲統諸路軍兵作過尋令根捉稱本人未回軍寨
亦見令人擒捕俟見卽正典刑以戒貪功誤國之罪
又執政間有素與姚平仲相善其形迹可疑恐相協
助已先行黜責了當且本朝自度事理其不敢輕舉
妄動者有三論彼此强弱之勢則本朝兵力寡薄難
以迎敵一也前此敗盟煩大軍遠來逼近京城惴恐

失措荷蒙恩德再造豈敢復有負約之理二也宰相親王特遣詣軍前爲質又遣執政大臣奉使事體亦重豈忍置而不恤有傷君臣之義骨肉之愛三也皇子郎君仗義而來聰明果斷必能察此方城外有亂兵所以當日未敢遣使人便還深愧遲滯尙冀深照其他一如誓書所載天實臨之永永萬年罔復敢渝今遣資正殿大學士宇文虛中持書布敘幷齎所授國書及三府詔書地圖等前去詳此洞照謹白

雅布軍前

宇文虛中爲簽書樞密院事持報書使於斡离不改作斡里



姚平仲等旣敗乃除宇文虛中簽書樞密院事使於斡离不此三字改作軍前且言平仲等擅用兵甲幾誤和議因遣割地使交割三關之地

李梲沈晦路允迪秦檜程瑀奉地圖交割三鎭

姚平仲擊金人不利宰執亟議召李梲持國書割地以和幷奉地圖沈晦奉誓書路允迪割太原秦檜割河閒程瑀割山中

李綱入對不得

初李綱與金人對壘士氣百倍而宰相令中書俾奏奇兵刼寨敗衄宰相乘之奏上前張皇敗勢以謂王

師皆歿無可復戰大事去矣日暮休兵宰相又奏危
亡在卽李綱入對至閤門爲中人所隔不能入晚聚
都堂宰執等再奏堅執和議師道曰勝負兵家之常
正當再擊之耳何遽喪氣乎宰執皆不聽
三日己亥大臣奏李綱种師道出師敗績可正典憲乞
罷綱等种師道罷爲大一宮使李綱罷行營使
傳信錄曰二十七日與李邦彥吳敏种師道姚平仲
折彥質同對於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
人兵張大其勢然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
奚契丹渤海雜種刪此二字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

之師集城下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虜改作敵以孤軍
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
一日之力爲今之策莫若扼河津絕糧道禁鈔掠分兵
以復畿甸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
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匏糧乏人馬疲
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須還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
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爲然眾議亦允卽分遣兵
而期二月六日舉事蓋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古
种師中之兵亦將至故也其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
子屢立戰功在政和閒爲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上

以其驍勇召對內殿賜與甚厚許以成功當有節鉞茅土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刦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刪此字）斡離不（改作斡里雅布者刪此字）取康王以歸雖种師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時以疾給假卧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邱門爲之應援余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預備斯須之閒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詰旦出封邱門勒兵於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范瓊王師古等圍虜（改作敵）騎出沒麾戰於幕天陂斬獲甚衆復犯中軍余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卻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前一夕刦寨爲虜（改作敵）所覺察殺傷相當所折者不過千餘人既不得逞所欲恐以違節制爲師道所誅即遁去而宰執臺諫即闋然以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皆爲金人所戮無復存者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斡离不（改幹里雅布）遣使以用兵特將士所爲不出上旨請再和宰相李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連非朝廷意僉議欲縛余以與之而使人反以爲不可遂罷余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

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而種師道亦罷宣撫使余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卽振旅以入城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門聞罷命乃不果退處浴室院待罪時初三日也

尙書左丞蔡懋爲行營使

靖康遺錄曰李邦彥方主和議忌李綱主戰因其敗而中傷之遂與种師道皆罷乃命蔡懋爲行營使都統制旣回綱已罷矣蔡懋之爲行營使也凡諸士卒令卸器甲保伍麾去不用方革去權閹提舉城壁如梁方平等又盡復之始金人見李邦彥除太宰軍中輕笑曰南朝果無人及綱師道主行營都統則堅壁不敢亂出一騎至是聞二人罷復縱數百騎自北直東薄城下閒以矢石中城上城上輒復之者懋皆令笞之乃至請布囊數千他器稱是揚言欲以貯金移寨而反資之以囊土塞河夜半有以內侍傳宣啟東門出者賴門吏反覆詰之不可而去皇城火禁並以軍法輒有紅燈籠置諸城上又城西北隅易建獨角皂旗其中飾以鴈非本朝軍中物人駭觀之京師居民震恐慮有不測

靖康前錄曰是日以蔡懋領行營司乃邦彥等謀也

人情洶洶殊不自安懋下令禁守禦兵不得放矢石
范瓊馬忠披城剳寨外餘兵盡退入城賊復大肆眾
謂懋懷二心宦官有陰爲內應者城中大恐賊焚北
郊煙焰亘天乃以十餘騎誘官軍設伏於道左一步
卒射之中其馬首賊皆遁引去
鄭望之押珠玉赴軍前回
鄭望之奉使錄曰先是二十二日宣召李梲與望之
對福甯殿上云國家無許多金銀禁中卻煞有珠玉
等卿等可過去商量以此准折有一內官傳宣令便
出門到寨中 金人留學生監三兩日卽移寨牟駝岡過孟陽河一二里不久王汭



來云皇子郎君已知樞密侍郎來傳語樞密侍郎緣
打毬罷覺頭痛畏風若別有事商量候晚間相見若
只爲犒軍金銀此已別差一番使人入去便不須相
見望之度不可見卽語王汭云國家委無許多金銀
皇帝意甚不足早來宣詔云禁中有數世寶藏珠玉
及象牙犀角欲以此准折王汭云皇子郎君亦愛此
等物前見高觀察所執笏借去看極愛樞密侍郎如
今歸去後便可辦下所有珠玉等別做一日使押取
來須有商量回城中時申時後入對福甯殿具奏前
件語言上云豈非二太子先去了也連云是是望之初不

測聖意後來聞得術人楚天覺曾奏云胡分野大將星已遁又曾對李綱云可惜走了助成綱刦寨之計楚天覺深有力焉當時雖是傳聞後來見綱自撰傳信錄曰本期二月六日舉事蓋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平仲先期於二月一日舉兵以此知所傳皆實○注胡改作敵又云珠玉待盡般在宣和殿一齊將去二十九日宣召宰執等同對福甯殿上云珠玉煞不少盡在宣和殿可同過去看自福甯殿西廊下轉過宣和殿珠玉皆用籠匣盛放內官梁師成舉起一玉杯外碾成螭龍形云此盞只碾作工價幾千緡上云不知要做甚卻過福甯殿令梁師成專管津般赴軍前令梲與望之同去管押前去二月一日同梲出城其珠玉犀角象牙等盡在野地頓放太師耶律忠來相見云皇子郎君令來交割梲袖中出數目劄子耶律忠云樞密且坐只與侍郎去交割卻到野地鋪褥就地坐有歸朝官六七員在彼逐旋擡過珠玉來耶律忠云皇子郎君教逐件估出價錢望之云此皆希世之寶凡目所未覩如何估得價值有一歸朝官向望之前附耳云估價是好意侍郎高估價不妨望之遂逐件約略高估價錢通計價錢百萬緡耶律忠回笑云皇子郎君甚喜傳語侍郎明日相見皇子郎君道少許多金銀卻著這些價錢準折待要做恩數是夜約四更多時劉都管高叫

云相公懣悉起你家人馬來厮殺也廳前大燒起柴
火至天明康王頗驚駭望之密曰若王師勝彼必不
敢害我因我以求和若他家勝王在城外已半月
日豈預知劫寨事政不須恐康王頗以爲然二日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及張邦昌等相見帳前劄自家旗幟數百面俘虜到
將校數十人再三詰責邦昌云必不是朝廷如此恐
是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相結集故來劫寨斡
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云待道是賊來怎生有許多賊相公們
只可道朝廷不知也次日望之入城具奏耶律忠交
割珠玉之意及邦昌所說上云已錯了又云恁地後
怎生整頓得起望之奏云三鎮豈能交割勢必用兵
城下之盟姑隨順使去耳譬如富人家有賊三兩人
當晝踰牆而主家覺之然得力强壯僕子出外幹事
只有老卒稚童姬婢之類在家如何擒捕得獲今日
之事何以異此陛下在東宮時聞朝廷人才軍政紀
律帑藏財用將帥士馬如何大臣爲陛下畫用兵之
策但見有可擊之理而不知無可用之人此不思之
甚也上又云已錯了初种師道以爲三鎮不可棄城
之約候姚古到來兵勢益盛同共商量軍中自遣使
人往謂三鎮國家邊面所繫決不可割若割三鎮則
我等將帥用兵無已時據三鎮賦入所得增作歲幣
庶幾和好久遠如此遣使三兩轉勢須逗留半月重
兵密邇彼必不敢遠去計虜孳生監糧草漸竭勢須
北還矣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眞定中山二鎮必不肯

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李綱急於邀功以爲迂濶遂用姚平仲平仲古之養子也先父帥環慶時奏辟古爲副都總管望之於此時識平仲無廉恥誕妄人也嘗以鍍金帶質市易務錢數百千後事露古償之後來童貫以乃父之故成就横行遥郡後從貫平方臘回京師嘗來相見誇大殺獲魔賊之多綱信其說意謂可以殺金軍如殺魔賊也

四日庚子臣寮乞李綱依舊右丞

臣寮上言臣聞李綱推孤忠自許之誠首建天下之大策蒙陛下處之股肱之任雖愚懵無知之人亦能歌舞忻忭況忠直有識之士哉今日忽聞李綱緣用兵少挫已蒙加罪以常情論之固當責也以大事論之則臣別有愚見夫李綱起自孤寒奮不顧身施胥鱠藥石之論當被堅執銳之敵可謂忠孝之極人之所長惟聖所難能也然一人之志安能盡千萬人之人能兼之諸葛亮管蕭之亞匹也猶有治戎爲長奇謀爲短之說然劉備不謂其謀爲短而不用也惟在人君因其所長而用之陛下若謂李綱短於用兵令罷行營使則已若更脫右丞之職民心定不安也非特民心不安又恐天下以李綱緣忠正大用以微罪重責使賢良之士畏懼而不敢言也竊慮壅遏之弊自此始矣臣不勝區區爲陛下痛惜之伏望陛下察李綱孤立寡助特發宸斷始終保全令依舊裁決大

事專一進退人材庶少裨陛下重光之明臣於李綱素非親識亦無一日之雅然採衆言獻於陛下也勿以骨鯁而棄之取進止

靖康前錄曰先是二十五日綱自奉常除兵侍郎宰執辯事於榻前白時中等謂綱所言皆書生紙上語綱云時中等不信用書生之言至於此今日庭辯尚敢爾耶邦昌從傍力贊時中謂前此執政非不宣力綱云邦昌等素無才術雖盡力何補上欲依景德故事置親征行營司邦昌等憤綱皆謂綱可以任此事乃除綱右丞領行營司及二月一日刦寨之敗邦彥等以綱不從和議聞官軍失利乃置酒都堂快其夙忿故臣寮有是言

御史中丞許翰上言乞復用种師道

臣伏見宣制罷樞密使种師道提舉中太一宮中外聞之悵然失色按師道名將沈毅有謀山西士卒人人信服臣以臺制不得身見師道然素聞其賢如此自兵興以來臣所詢訪數百人皆言師道雖以老疾智勇不衰而獨聞朝廷以爲老無計策不可復用異於國人臣考古進賢之法在易之晉其六三曰衆允之志上行也夫人各有私合衆則公故必衆云其賢

也而後可進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者
人君之所聽察如此陛下欲求知人之術則觀諸易
象而質諸孟子臣恐左右諸大夫一旦之論种師道
不如國人素信之審也昔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
兵辱於楚乃見王前謝之曰將軍雖病獨棄寡人乎
其後王翦卒能走楚軍略定荆地漢宣帝老趙充國
使問充國誰可將者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充國與
羌相拒堅守不戰羌豪數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
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鬬而死
可得邪後終漢之世無西戎之患者充國之力也前
自呂望以來用老將收功如此者難一二數至於趙
用趙括蜀用馬謖宋用王元謨皆見其平日論兵智
略縱橫使之當敵制變卒皆折北不救以古揆今則
師道之老而木訥未當謂不可用也今令師道復統
河朔之師委制閫外之重將吏素服士卒素爲用易
以成功此上策也處之樞府選將將兵威名方略可
以折衝此次策也今無故解其兵權委之宮觀使士
氣消沮民心疑惑臣竊恨之金賊改作人此行存亡所
係今使一大創失利而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失
此機會則非特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臣恐西戎

南夷共知中國太弱爭圖深入爲金賊改作人之所爲我困於奔命必不支矣廷臣閒憒憒不曉者固不足道至於近有識者多能知之然知之者莫肯力言言之者莫肯疏奏是又何也知爲身謀畏執其咎一有疏奏形迹可按不如容默成敗不與鄙夫事君自古而然臣遭陛下休明之運銜陛下之恩自頂至踵已許國矣又當言責不敢不盡竊聞臺臣諫官屢劾宇文虛中朝廷重去虛中而輕罷師道此非特臣所不喻也或謂師道足不良行害於馳驅朝謁奏事此與國之安危誰爲輕重若孫臏坐輜車中爲齊軍師田千秋得乘小車至漢殿尊賢尚能古有之矣伏望聖慈哀臣惓惓憂國之計更與大臣參之靖康元年二月翰時爲御史中丞先是虜師北歸師道見上言虜人不知兵俟彼惰歸乘其過河半擊之決勝可也上不從師道歎息必爲後害尋罷爲中太一宮使翰累疏言師道不當罷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翰見師道言姚平仲城下用師之失師道言我衆彼寡但分兵諸寨控守要害使糧道不通可破矣翰歎息其言復上此奏也○注中二虜字俱改作金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三終



上意頗回 回誤作和　遣使五輩促种師道戰 五誤作伍　頗待捷音 待誤作侍　先往應援東明縣獲勝耳 耳誤作而　金人之兵 脫之字　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 脫解字　別做一日便押取來 便誤作使　回城中已申時後 已誤作時　同共管押前去 共誤作去　小注至天明一作若天明此段係正文誤作小注